


血染长鞭

王毓◎著

XUE RAN CHANG BIAN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血染长鞭

XUE RAN CHANG BIAN

王毓◎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染长鞭 / 王毓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6. 2

ISBN 978-7-5143-3766-2

I. ①血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7001号

血染长鞭

作 者 王 毓
责任编辑 李 鹏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10
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3766-2
定 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“啪！”“啪！”

春风将两声清脆的鞭响传遍了整个村子，村里人都竖起耳朵，知道三姑赶着毛驴要出村了。

“三姑！”

有个婆姨听见鞭声，从厕所里伸出半个脑袋问：“今天做什么去？”

“驮炭。”

“家里没烧的了吗？”

“不是。给五蛋家驮炭。”

“啪！”

三姑鞭子一甩，又是一声脆响。

问三姑的婆姨缩进脑袋，继续蹲下身子解手。三姑心里得意地骂了一句：“没话找话，屁话真多。”

有个男人正在院子的水窖旁吊水，听见鞭响，放下手中的水桶说：“三姑，你这么好的身子，何苦天天日晒雨淋。”

“身子再好，你也得不着。想过瘾，就来闻闻老娘的脚。”三姑瞪了一眼男人。

驴“踏踏”地走，三姑跟在驴屁股后面，迈着轻快的脚步。驴脖子上的一串核桃大小的黄铜串铃叮叮当当，伴着三姑的脚步，响出村头。

村子在半山腰，要顺着下坡路走到沟底，才算出了村。

一路下坡，两袋烟的工夫，三姑赶着驴到了沟底。这是一条很长的山沟，两面是看不到顶的黄土山，黄土山像一把钳子，夹着山沟，沟长整整二十里。一路上，通常只能看见沟底的青石和头上的一线青天，只能听见鸟儿飞过时留下的几声鸣叫。山沟幽静绵长，曲曲折折，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。过往的行人很少，除了偶尔走过几个走亲串友的，进县城的，沟里总是静幽幽的。

“啪！”“啪！”

三姑挥动鞭子，又是两声脆响。这是三姑每次落沟之后的习惯，一来听个脆响，不至于十分孤独，二来也为自己壮胆，毕竟是个女人。扬鞭一响传十里。山上做农活的，放羊的，听见鞭响，往往会拉开嗓子吼几声，用乡里人人熟悉的山歌回应三姑。这样，三姑就不觉得孤独了。

三姑走到一个岔路口，听到远处传来叮当叮当的铃声，清脆悠扬的铃声在山沟里有韵律地回荡，犹如美妙的天籁。三姑立刻高兴起来，她听惯了这熟悉的铃声。

三姑吆喝驴停下来，自己赶紧躲到一个土崖背后，蹲下身子小便。等她小便完了，走到路上，听到身后的铃声近了。

三姑拍了一掌驴屁股，鞭子一甩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响彻山沟。驴又开始走了，脖子上脆生生的串铃又响起来。

“啪！”

三姑的身后也传来一声清脆的鞭响。

三姑放慢了脚步，驴的脚步也慢了。

有人亮了一嗓子：“天上的老鹰摇一摇，地上的鸡摇来摇去摇三回，撂不下你。”

一会儿，三姑听见了驴“踏踏”的脚步声。三姑回头，看见驴头上的大红缨子，随着驴的脚步，一闪一闪，像火苗闪烁，暗自欢喜。

“驮炭去吗？”来人问。

“是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一样。”

三姑在前，来人在后，沿着沟边的土路，迤迤前行。来人叫二愣子，是邻村碾庄的一条光棍，人高马大，力大无穷，为人厚道，也喜欢侍弄牲口。他家不仅养着一头驴，还养着一圈羊，他外出赶驴，爹在家放羊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可惜三十多岁的人了，没有娶上婆姨，仍是光棍一条。

“赶紧娶一个婆姨吧，刮风下雨也有人心疼。你壮壮实实一条汉子，别憋出什么毛病来。”

三姑几句调侃，二愣子心里痒痒的。

“俗话说，饱汉不知饿汉饥。难得你有这份体贴人的心。有婆姨过日子，没有婆姨也过日子。再说，现在的日子能好过吗？兵荒马乱的。你没有听说吗？昨天李家塬村的六儿正在院子里蹲着吃饭，对面山上一阵枪响，几十个警备队跑下山来，直奔他家，六儿看到架势不对，想翻墙逃走，结果腿上挨了一枪，被警备队像拖一条狗一样拖走。六儿娘哭天喊地，有什么用。”二愣子说。

“这群挨刀的！就知道祸害好人，连狗都不如！”三姑狠狠地骂。

“自己人糟蹋自己人，可恨！”二愣子说，“我家的羊，前几天被山猫猫咬死两只，我爹气得要死，还不是日本鬼子害的吗？”

“日本鬼子？”三姑不解。

“是。鬼子来村几次，爹怕他们抓走羊，晚上把羊关在野地的羊圈里，不想被山猫猫挖了个土窟窿钻进去，羊脖子上咬个洞，喝足血后，走了，羊也死了。狗日的！”

“几只？”

“三只。”

二愣子气愤至极，飞起一脚，将路边的一块小石头踢得飞出去几丈远，落在山沟对面的枯草丛里。

早春的天气依然冷，牲口一边走，嘴里一边呼呼地冒出一股股白气。二人边走边说，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二十里长的山沟。山下清澈的河水哗哗地流着，水面上浮着一层薄雾般的水汽。远望河水，犹如一条青龙，自东向西飘然飞去。这条河是一条四十里长的冒气河，即使寒冬腊月也不会结冰，人们可以下河洗衣服，挑水吃。看到哗哗的流水，二人顿时神清气爽，感到一阵莫名的快慰。

拐过一个小山脚，他们远远看见一个山坡上一座圆圆的碉堡，

二人的脸立刻阴起来。憎恶，悲凉，畏惧，击打着二人的心。每次进城，每次去驼炭，他们都要从这座碉堡底下走过。过去走惯了，似乎只是厌恶而已，今天则不然，彼此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下眼神。

“狗日的！”二愣子低低骂了一句。

“小声点。”三姑说。

“不怕。骂一声可以出一口恶气，再说他们也没有顺风耳。”

“你的鞭子打不过他们的子弹，不要惹事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二愣子恶狠狠地盯了几眼碉堡，忍无可忍，朝着碉堡甩了一鞭子，恨不得一鞭子削掉那坟墓一样的圆顶。

三姑和二愣子一前一后从碉堡底下走过，倒也平安无事。碉堡的位置在半山坡，这里恰好是一个三岔路口，碉堡可以居高临下，扼守脚下那条东西方向的公路，也可以监守河对面的一切动静。碉堡距离公路西面的县城只有十里路，这里一声枪响，县城的鬼子可以听得清清楚楚，它是县城鬼子的一只眼。

过了碉堡，公路沿着河边一字延伸，三姑和二愣子的脚步迈得也畅快了。看着脚下哗哗的流水，二愣子本想喊一嗓子，刚开口，就被三姑戳了一鞭杆。三姑说，等回家路上疲倦的时候再唱，二愣子只好作罢。二愣子看见河水如一匹素绢，实在经不住它的诱惑，便跑下一条小道，走到河边，掬起一捧一捧的河水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脸。洗完脸，他觉得还不过瘾，顺便又将手伸进河里，掬起几捧水，灌进嘴里，顿时浑身清爽。

二愣子走上公路，站在驴屁股后面，对三姑说：“日他个娘，好舒坦！你也洗把脸。”

“看着你洗，我也眼馋。你稍等，我也下去抹一把脸。”

三姑从河边洗脸上来，对二愣子说：“今天我们到近处的煤窑驮炭，那里安全些，免得惹麻烦。”

“好吧。”二愣子附和。

三姑和二愣子刚走几步，远远看见一队警备队背着枪沿着公

路走来。三姑想躲开这群狗腿子，看一眼赤裸裸的公路，没有躲藏的地方。她看看身边身强力壮的二愣子，好像有了一座大靠山，也就胆壮了。二愣子经常碰见警备队，知道他们的臭德性。

二

走在警备队前面的人叫四狗，人称四痞子，是警备队的队长。他的家就在碉堡附近，凭着他的胆大无赖和几分机灵，结识了日本人，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，做了警备队长。四痞子狗仗人势，横行乡里，谁见了都怕他几分。四痞子看见两个赶牲口的走过来，随便膘了一眼。突然，他眼前一亮，看见驴屁股后面跟着个婆姨，不禁好奇地多看了几眼。四痞子走到三姑跟前，歪着头看了一会儿三姑，说：“没想到是个母的。一个婆姨跟在驴屁股后面，喜欢闻驴的那股骚味吗？”

三姑瞪了四痞子一眼，心里骂道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，你娘才喜欢闻骚味。”

四痞子见三姑不好惹，嗨嗨一笑，还想戏弄几句，看见三姑举起了鞭子。四痞子正想发作，身后的人说：“队长，走吧。别误了正事。”

有人给他台阶下，四痞子不好发作，骂了一声：“骚货！小心着！”

其实，四痞子心里怕那杆鞭子，如果真被那婆姨抽一鞭子，在这么多人面前多丢人，尽管自己有办法对付这个女人。

二愣子看见架势不好，在驴屁股上悄悄戳了一下，驴冲上前去，四痞子赶紧闪开。二愣子的驴一冲，让三姑的驴受惊，嗷嗷叫了两声，跑起来。二愣子顺手拉了一把三姑，三姑会意，赶紧去追赶自己的驴。

“哈哈！毕竟是母的，怕爹爹！”

三姑身后传来四痞子一串得意的笑声。

三姑驮炭回到村里，已近黄昏。她扬起鞭子，一个脆响。托

三姑驮炭的人叫金贵，他听到鞭响，知道三姑回来了，赶紧走出院子，喊了一声：“三姑！”

“你的炭卸哪儿？”三姑问。

“院子里。”

三姑把驴牵进金贵家的院子，金贵帮着三姑卸下炭，说：“我儿子娶婆姨办喜事，要二十斤油，再托你给我买来。”

“可以。只是这几天路上不太平安，怕有麻烦。不过，你家办喜事，再麻烦我也得给你去买。”

“知道三姑是个仗义人，到时请你来喝喜酒。”

“邻里邻舍，谁没有个事，你放心，忙我要帮，酒我也要喝。”

“见过世面的人，说话也和别人不一样，听着舒服。”

“他大叔，你真会抬举人。听着你的话，我心里也舒服。”

晚上睡在炕上，三姑对男人二小说起今天遇到四痞子的事。二小说，还是等几天再出去，平安是大事。再说庄稼要入种，地里需要个帮手，你不下地，还要找人帮忙，里外一样。

“答应人家的事，不好反悔。虽说我是个女人，说话也要算数。明天我还是要去，晚上你把牲口喂好。”

三姑嘱咐了几句，觉得身子冷，猛地钻进二小的被窝里。

三姑的村里有几头毛驴，平常只是拉磨拉碾子，家里没炭烧了，也去二三十里外的煤窑驮炭。只有三姑的毛驴不仅外出驮炭，还帮三姑倒贩米麦油盐等日用品。人们都说三姑胆子太大了，一个女人家，又是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也不怕出什么事。三姑说，睡在自家炕上都会死人，不担风险，哪有好日子过。通常村里赶牲口的都是男人，很少有女人跟在驴屁股后面转，女人一般只做家务活。三姑与一般女人的习性不同，她不太喜欢待在家里做家务活，而喜欢做地里的活，尤其喜欢侍弄牲口。

二小娶三姑时，村里人当着二小的面说，你别娶回一个母夜叉，让村里不得安宁。二小嘿嘿一笑说，不会的。男人打趣：光棍三年，母猪不嫌。二小呵呵一笑说，三姑不喜欢做细活，喜欢做粗活，也是为我添了一个壮劳力，有什么不好。女人打趣：日

后二小的裤裆破了，也有个女人缝补了。二小哈哈一笑说，那时你们就来我裤裆瞧热闹好了，保证让你们看个够。女人们哄堂大笑。

为了让牲口吃好，二小晚上喂了三次草料。三姑睡在暖暖的被窝里，睡得像死猪一般沉。

天亮了，二小早早起来，给驴饮水，准备鞍子、草料和油篓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喊三姑早点出发。三姑梳洗好，吃罢饭，拍拍两个孩子的脑袋说：“在家好好玩，不要乱跑。”

“娘，你早点回来。”两个孩子齐声说。

“好。”三姑摸摸两个孩子的头。

“咱家卖二斗麦子，你去装好，省得去时空驮子。”三姑对二小说。

二小赶紧去装麦子。等到一切收拾停当，三姑赶着驴走出院子，扬起鞭子，“啪！”一个脆响。

金贵的婆姨听见鞭声，跑出院子，对正在下坡的三姑说：“三姑，你买好些的油，办喜事的油不能赖，不然亲戚朋友会骂的。”

“知道了。让你男人等着抱儿媳妇吧。”

“别人抱不行，他抱，我高兴。”

两个女人哈哈大笑，震得驴连放两个响屁。

三姑赶着驴走了二里路，没有看见一个人，眼看就要到沟底了。三姑想，这二十里的沟，又得一个人孤孤单单走出去。昨天二愣子说，今天他的驴要给人拉磨，他要下地入种，一定遇不到他了。他想起昨天路上碰到四痞子的事，多亏二愣子有心计，不然自己不知道会被他羞辱成什么样子。一个女人被羞辱，是很丢脸面的事，她心里十分感激二愣子。今天她走得早，要去七十里外的三岔口赶集，不经过碉堡，兴许碰不到警备队，心里轻松多了。三姑嫁给二小，过门只有两个月，就赶着驴做生意，风风雨雨过了十年。说起来，三姑喜欢赶驴，还是受她爹的影响，因为她爹就赶了一辈子牲口，她从小就帮着爹服侍牲口。

到了沟底，三姑又甩了一个响鞭，她不知道这个响鞭是甩给

谁的。

“三姑——”有人在远处高声喊。

三姑往前看，看不到人影，不知道谁喊她。她快走几步，转过一个土崖，看见喊她的人是邻村的金花，她们打小就认识。现在金花嫁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，开着一家旅店，旅店就在河边，离鬼子的碉堡只有一里路。有时，三姑路上遇到天黑，就到金花家的旅店歇宿，彼此很熟悉。

“听见鞭响就知道是你，这下路上有个说话的人了。”金花说。

“狗日的四痞子，昨天戏弄我。”三姑余怒未消。

“他就是个痞子。爹死了，家里只有娘，他没有婆姨，是个馋鼻子。他披着那身黑皮，为非作歹，早晚有人会剥他的皮。”

“昨天，我很想抽他一鞭子，削去他的一只耳朵，给他破相，让他变成个丑八怪，到底还是忍住了。”

“你可别惹祸，他手里有枪，敌不得。”

“多亏二愣子帮了我，不然，在那么多男人面前，我会丢死人。”

“二愣子，就是那个光棍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怎跟光棍在一起，不怕人笑话。”

“路上偶然碰上的，我还会专门去找他吗？”

“谁知道。人们说，赶牲口的，杀牲畜的，野。”

“我三姑可不是个野女人，你去三乡五邻问问。”

“你别认真了，我不过随口说说。”金花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三姑上前使劲拧了一把金花的脸蛋，也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三姑和金花在河边的桥头分手，金花往西走，三姑往东走。这里离三岔口还有五十里路。三姑拉着驴走到河边，让驴喝了几口水，继续赶路。越往前走，距离鬼子越远，三姑心里也越平静。公路下面是那道清澈的河水，公路上可以清晰地听到潺潺的流水声。潺潺流水让三姑心里十分愉快，她情不自禁地哼起小曲来。水声和着曲声，一起在山沟回荡。

三姑不知不觉走了十里路，到了强盗湾。这里前后几里没有村落，只有狭窄的山沟，陡立的峭壁，十分荒凉。这里常有土匪出没，常发生行人被抢的事情，所以行人路经此地，都不寒而栗，多结伴而行。三姑经常去三岔口赶集，经常要路过此地，她总是独来独往，很少有人相伴。三姑的倔脾气曾让她在此吃过亏，险些丢了命。三姑抬头看看路边的山上没有人影，也就没把土匪劫人的事放在心上，只是拍了一掌驴屁股，加快了脚步。

三

接近黄昏，三姑来到了三岔口，她赶紧走到集市上，把驮来的麦子卖了，又去买油。三岔口的集市是方圆百里的大集市，每逢赶集，人如潮水，各种日用货物应有尽有。三姑来到卖油的地方，看到店铺和地摊上有很多种油：豆油、香油、棉花籽油、蓖麻油和胡麻油。她买了一篓子上好的豆油，赶着驴走进旅店。

“三姑，天天给你准备客房，你总不来，今天到底来了。老房间，收拾得好好的。”店掌柜说。

店掌柜一边热情招呼着三姑，一边帮着三姑卸驮子。卸下驮子，他先帮着三姑把油篓子放进库房，又提着一只木桶，从水里打了满满一桶水饮驴。

驴喝足了水，三姑把驴拉进圈里，给驴添好草，回到客房。店掌柜端着一铜盆子热水进门：“洗洗脸，烫烫脚，舒服一点。有什么事，喊一声。”

“下辈子我也做女人，有人疼。哪像我们男人，店掌柜都不愿意正眼看一下，更不必说端茶递水。”有个男人调侃店掌柜。

“这好说，你把你身子下面的东西换掉，我也照样给你端茶递水。”

“下辈子吧。我还舍不得我的宝贝，一家老小，全凭它养家糊口。”

三姑在屋里装作没有听见，高声喊：“店掌柜，有面条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给我端一大碗来。”

一会儿，店掌柜端来一海碗热腾腾的面条，递在三姑的手里，说：“不够吃，吱声。”

吃完一海碗，三姑又叫来一海碗，一口气连吃两碗，少说也有一斤面。店掌柜说：“吃得饭，才干得活。一个女人家，跑几十里路，不容易。”

夜里，三姑睡得正香，突然一声巨响，把她从梦中惊醒。三姑穿衣走出屋子，院子里已经站着不少客人，他们都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有人想打开院子的大门出去看个究竟，被店掌柜喝住。

“黑天半夜，你们出去想挨枪子吗？”店掌柜高声呵斥。

店掌柜的话音刚落，噼噼啪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有人从大门的门缝往外瞧，看不见什么。有胆子大的，踮起脚跟隔墙往外看，看见一里外的地方子弹横飞，不知道什么人在交火。客人们怕挨子弹，都进屋了。三姑担心自己的驴，到圈里去瞧了一眼，看见自己的驴在吃草。驴看见三姑来了，抬头看看她，又冲她摆摆头，然后继续低头吃草。三姑给驴添了一筛子草，放心地离开。三姑又去库房看了一眼，见库门紧锁，知道没事，就放心回到屋里，安心睡觉。

天亮，三姑梳洗之后，吃了两海碗面条，叫店掌柜帮着收拾好驮子，准备离开旅店回家。

“今天不平稳，你别走大路了，还是走小路。”店掌柜对三姑说。

三姑觉得店掌柜的话有理，可走小路要绕路，又不好走，要多花一个时辰才能回家。虽说三姑是个女流之辈，虽说并不惧怕杀人抢劫，但没有必要跟枪子较量，何必自找麻烦。大丈夫能伸能屈。小路在公路的对面，中间隔一条河，回家要经过好几个村子，万一发生什么事，村子也是个掩护，安全多了。

“听店掌柜的话。”三姑说完，赶着驴走出旅店。

三姑沿着小路一路走来，每经过一个村子，总有人对她指指

点点。三姑明白，他们都在为一个女人赶牲口感到稀奇。有人看到一个女人家赶牲口，猜想她一定是出于无奈，所以热情招呼三姑喝水歇脚。三姑道谢：“不喝了，家里人还等着。你们这里的人真厚道。”

下午，三姑离开小路，拐入回家的那条二十里长的山沟。此时，人困驴乏，三姑牵着驴到河边饮水。驴喝饱了水，三姑也顺便洗了一把脸，感到轻松多了。她牵着驴走上一截石崖小路，石崖好几丈高，崖下是青石板，人和驴走起来都很担心。这截石崖路过去就是土路，土路比这段石头路好走多了，再走一个时辰，三姑就回家了。

突然，一股龙卷风冲着三姑旋转而来。路面太窄，三姑无处躲藏，被旋风围在中间。旋风夹着黄土和沙石，无情地击打着三姑的脸。突如其来的旋风也将驴围在核心，驴受到惊吓，摇头摆尾，四蹄乱蹦，背上的驮子摇摇晃晃。三姑哀叹，昨夜没有死于枪弹，此刻要被龙卷风卷入崖底吗？慌乱中，她赶紧拉住驴的绳索，稳住驴头，任凭驴的四蹄乱蹦。她想往四下里看，风沙迷住了她的眼睛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仿佛天塌地陷一般。

“三姑没有做亏心事，老天为什么要惩罚我！”三姑在旋风中绝望地大声哭喊着。

三姑死死拽着驴缰，等待旋风把她和驴一起卷下石崖，共赴黄泉。

眼看天快黑了，二小还没有看见三姑回村，心里有点担心，就带着大儿子站在大门外往村外望着。父子二人等了很久，看不见三姑的影子。二小心想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吧。

“在等你的那杆鞭子吗，二小？”隔壁的二牛问。

“是的。这时候还没有回来，有点不放心。”二小说。

“谁吃了豹子胆，敢抢你的婆姨。回家躺炕上耐心等着，晚上保准你能抱着她睡觉。”二牛说。

“当然会。”二小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却不踏实，干脆带着儿子出村去接三姑。

出村不远，二小听见叮铃铃的铃声，知道是三姑回来了。二小扯开嗓子大声喊：“三姑——”

三姑听见二小的喊声，心里没好气，低声骂着：“喊个屁，我还能被狼吃掉！”

三姑心里没好气，既怪那场龙卷风，也怪路上遇到二愣子村里的那个女人。那个女人说有人给二愣子提亲。三姑听了，先为二愣子高兴，后来心里酸溜溜的。三姑心里骂自己：酸个屁！下贱！

二小赶着驴去给金贵送油，三姑和儿子先回家。听见驴的串铃声，金贵走出院子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油买回来了吗？”

“我家三姑说，是上好的豆油，出了高价钱买的。”

“我相信三姑的话。明天吃顿油糕，先尝尝好赖。”

“有什么好尝的，好油还能赖吗？”

“先尝个新鲜。”

三姑洗去了满面尘土，手里拿着一把桃木梳子，一梳一梳地梳着黑黑的长发。锅台上，黑瓷灯树上的蓖麻油灯悠悠地燃着，二小早已做好的软米粥从锅里喷出一股股的香气，只等二小回家做点汤，就可以开饭了。两个孩子在院子外面玩耍，家里静幽幽的。梳洗完毕，三姑上了炕，盘着腿坐在炕头，等着二小回来。

油灯一直亮到二更，两个孩子钻进了被窝，三姑乏了，也钻进被窝。二小给牲口添了一筛子草，上炕钻进三姑被窝里。二小看着三姑俊俏的脸蛋，大大的眼睛，黑黑的头发，心里说不出的甜蜜。他认为三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当初人们都说三姑野，其实三姑长得很俊，美丽外皮里裹着一副野性骨头。二小也是有血性的男人，只是个子略小点。二小一把一把地抚摸着三姑柔嫩的身子，感觉手里的皮肉活脱脱的，像一匹缎子柔软鲜活。三姑被二小一把把的搓揉弄得骨头酥酥的，软软的，仿佛融化了一般。

三姑做姑娘时，有不少媒人上门提亲，都被她一一谢绝。论三姑的人样，方圆二十里也是数一数二的，小伙子们都喜欢三姑俊俏的模样，所以提亲的人踏破门槛。有的一回不成，再来一回，回回失败，回回不甘心。三姑挑人，不挑他的家产多厚，也不挑他的人样多好，就挑脾性硬朗，有骨气的男人。二小有福气，捞到了三姑这个俊女人。冲着二小对自己好，三姑在外面赶牲口再累，回到家也是高高兴兴的。

“咱家的苞米都下种了吗？”三姑问。

“家里的活不用你操心，地里的活耽误不了。现在地里的墒情不错，可以下种，不知道以后的雨水如何。如果今年收成好，多打点粮食，过两年我们修两孔新窑洞，让你舒舒服服过日子。”

“我在外面多挣点钱，两人合力过日子，不愁过不好日子。”

“人们都说你野，我说你是天下最好的婆姨。休息几天再跑活，人和驴都休息一下。”二小紧紧抱着三姑。

三姑不住扭动身子，二小知道三姑动情了，翻身将三姑压在身下。家里的动静惊动了圈里的驴，驴嗷嗷叫起来。

二小早早起来，先去水窖吊了一桶水，倒入院子里的大瓷盆里，又从锅里舀了几瓢热水掺进盆里，然后去圈里牵出驴。驴吃了一夜的干草，十分干渴，见到热水，一头扎下去喝了个饱。看见驴从大瓷盆里抬起头，一副十分满足的样子，二小摸着驴的脊梁，亲切地问：“龟孙子，你喝够了吗？”

驴的鼻子突突喷了两下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二小。

“我知道你的心事。今天不干活了，你心里还惦着那几口黑豆料。休息还想着吃料，我养活不起你。”二小摸着驴的耳朵，故意逗驴。

驴抬着头，又突突喷了两个响鼻，依然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二小，不卑不亢，毫不理会二小的话。

“罢了罢了，我是孙子你是爷，给你吃。话说过来，你是我家最壮的劳力，可你吃得最差，我不能亏待你。”

二小走进窑洞，从瓷盆里舀了两碗已经泡好的黑豆，出来倒入刚才驴喝水的大瓷盆里。驴迫不及待地低下头，大口吃着料。

驴很快就吃完盆里的黑豆，抬起头盯着二小，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二小骂道：“驴儿，你好贪心，两碗料还不满足吗？”

平常驴出去跑路干活，早晨总要给它吃三碗料，今天二小只给它吃两碗，它自然不满足。

三姑正在家里生火，听见门外二小和驴说话，高声说：“二小，你唠叨什么，给它再吃一碗。不给吃料，驴哪有力跑路。晚上我不给你小子一点甜头，白天你还不是懒得锥子都扎不动，何况是懂事的牲口。快去舀料！”

“驴快成你干爹了，那么孝顺。”二小嘟囔着走进窑洞里，又给驴舀了一碗料。

驴三下五除二，一碗料很快吞进肚里。驴抬起头，看着二小，嗷嗷叫了两声。二小骂道：“驴儿，你还知道感恩，快成精了。”

二小上地干活去了，家里二十多亩地，靠他一个人干，没有多少空闲时间。今天三姑不去跑活，在家做饭看孩子。三姑生着火，往锅里添足了做稀饭的水，就拿起炕头的鞋底和麻绳，走出门。三姑到了院子里，随手拿过一个小木凳，坐在凳子上一针一针纳鞋底。

隔壁的二婶走进院子，看见三姑低着头纳鞋底，怪声怪气地说：“吆！三姑今天成了闲人，做起针线活了。”

“今天不出去，在家也不能闲着。我想给自己做一双花鞋，鞋帮子已经绣好了花，就差纳鞋底。外面活多，总也闲不下来，隔三岔五才纳几针。”

二婶从三姑手里接过鞋底，翻来翻去仔细看。看了一会儿，又捏了捏鞋底，说：“三姑的针线真好，这鞋底纳得密实整齐，邦邦硬，穿起来结实，经得起磨。”

“我经常跟着驴屁股跑，不能三天两头就换鞋，要有结实鞋